



擒龙图

张峻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



2 038 0685 4

擒龙图

上卷

张峻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四年·石家庄

擒 龙 图

上卷

张 峻

•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

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•

1974年12月第1版

197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,000

统一书号10086·333 (小32开)定价1.26元

内 容 介 绍

这部长篇小说，写得是华北海河流域人民，在落实毛主席“一定要根治海河”伟大号召的过程中，两个阶级、两条路线和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。

故事是围绕着黑龙江线路问题——实质是坚持“根治”还是反对“根治”而展开的。以共产党员方芦生为代表的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，怀着为革命治河的强烈愿望，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，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，在这场战天斗地的伟大斗争中，向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猛烈进攻，经过反复搏斗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。

作者以广阔的斗争生活场面和深远的历史背景，描述了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。这是上卷，故事尚未结束，矛盾在发展，斗争在继续。

这部小说，场面大，人物多，生活气息浓厚，故事性强，是一部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较好的作品。

封面、插图：胡振宇

目 录

第 一 章	擒龙人史话	1
第 二 章	春雷滚滚	47
第 三 章	胸怀	104
第 四 章	冲破防线	141
第 五 章	千亩洼风云	191
第 六 章	“力”在哪里	219
第 七 章	进军路上	280
第 八 章	站稳脚跟	329
第 九 章	红心逐浪	378
第 十 章	攻坚	412
第十一章	众志成城	470
第十二章	后方阴风	499
第十三章	沙里淘金	529
第十四章	辨清风向	562
第十五章	前赴后继	606

第一章 擒龙人史话

一

黑龙江的最下梢，大浪洼边，靠着卫运河堤坡，有个小小的高村台。台上面，密集地住着七十八户杂姓人家，村名叫“求生店”。人们常常从这个古怪的村名谈起这个村的历史。

相传，五百年前，这片洪沥水“住老家”的大浪洼边，根本没有人家。有一年，黑龙江发大水，从上游冲下个老头儿，在他拼命挣扎中，侥幸抓到一个顺水漂流的柳条筐箩，不光使自身得了救，还救起一个男孩、一个女孩。仨人坐在筐箩里，听天由命地顺水漂流。三天三夜以后，他们被漂到河下梢的大浪洼边。忽然望见横拦洼淀的卫运河堤，老人无限欣喜，便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，使筐箩靠近堤坡，三人爬上堤埝。后来，这三个命运相连、无家可归的人，居然在堤坡上搭起窝铺，治鱼打苇，过起光景来。再后，每当发大水，又不断有从洪水里逃生的人，来当他们的邻居。人们靠堤坡垫起村台，垒起土房。汛期，一旦大水涌上村台，土房泡倒了，他们跑上卫运河堤埝，大水一撤，原来的房土变成地基，又重在上面垒起新土房。这样年复一年，村台逐渐增高，到这儿求生的穷苦人也越来越多，才形成这个高台小村

落。但也有的人，在这儿落脚三年两载，觉着在这前后是水的“埝边岛屿”上过日子太担风险，又到别处“求生”去了，久而久之，使这儿就象穷苦人的往来客店，这也许就是村名“求生店”的来历。传说毕竟是传说。不过，村台上现存的七十八户人家，却都是从外地逃来的、姓氏不一的穷苦人。他们的生活出路，多是为运河东大地主牵半天租佃、卖短工，副之以打鱼砍苇。尽管每到雨季，一听见报水警的锣响就心惊肉跳，多数人还是不愿离开这儿，因为他们深知，在那豺狼当道的年月，哪儿也没有穷人的安生地场。

这是一九三七年仲夏。

同往常一样，连日的阴雨，使庄落里不知响了多少遍急促的锣声，男女老少，几乎是日夜守护在村台边，奋不顾身地抬土、运柴草，加高村埝，水势终于在埝外平稳下来。

雨过天晴的日头，象火球一般，烘烤着遍地积水。小小村台上，蒸笼似的闷热，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的护堤人，身上淌着擦不完的汗水。在短暂的歇息中，脊背黑晶晶的男人们，凑到一起，仍用警觉的眼神，盯着淀水，忧心忡忡地叹惜着、议论着。

先是一个瘦条条的长脸汉子，用粗硬的手掌搓挠着尖头顶，神态愁苦地说：“唉！多怪气？蛤蟆撒泡尿，大浪洼就要常年涝。”

“那有啥怪的！这黑龙河原本就是条有头无尾的半截子河嘛！”接腔的，是位上年纪的人。上唇齐整整的黑胡茬，拽动着灵活的薄嘴唇，表明他很健谈。他摇动着手里的短杆烟袋，有见识地继续解释，“朝西，离这儿二百里远，河就没准道了，全是一片连洼死水淀。皆因啥哩？东边，有卫运河西大坝竖拦，北边，有子牙河南大堤横挡，上边有多少水也没处走。你想，咱大浪洼又地处连洼下梢，哪能不死挨淹？”

“是哩！”人堆中有人附和他说，“从打老年间，人们就编出苦歌儿：‘黑龙河，七十二连洼，淹了上洼淹下洼，七十二洼都淹遍，大浪洼里住老家。’它这一住，就泡咱一年半载。唉！老天成心要灭掉咱这一方人！”

这当儿，有位六十岁左右的老人，霍地从人堆中立起来，挺着宽阔、结实的前胸，下颔的灰胡子在胸前抖了几抖，发出铜钟般地高嗓音：“俺早就说，要解救咱这方土，非得天下出能人，兴师动众，打西边开条大河，穿过卫运河，直通渤海。先甬笑，俺说的是专想着咱穷苦人的能人！”

“唷呀！还是你老心胸高！”

“唉！全归咱做场好梦吧！”

“但愿能盼到这一天！”

“……”

这位灰胡子老人的话，不光在男人堆中引起强烈的感慨；在筐堆那边的女人群中，也发出一阵窃窃低语。独有一个身材消瘦的年轻媳妇，一句话也没说。她，微黑、端正的脸儿，两道细弯的眉毛，黑白分明的眼睛，明净的象一汪秋水。只见她，俏圆的下颔微扬一下，鼻凹旁现出深沉、庄重的笑丝。笑毕，又埋下头去，专心致志地忙着手中的活计。她乘歇息的空儿，正用细麻绳往旧筐箩的破沿上缝补生牛皮，两臂不时地挥动着，汗水浸透她那带补钉的粗布褂子，袖子紧紧贴在肉皮上。

“方嫂！别忙活啦！”在她身旁的一位黝黑脸蛋的姑娘，歪着头，两手编着乌黑的长辫子，好心地劝说她，“瞧你累得满身汗！”

“你说的。庄稼人还惜啥汗水？”她头不抬，手不停，反用带笑的语气劝说那姑娘，“乔家妹子，人常说：‘水火不留情！’

万一……”她不想把不吉利的话儿送出口，舌尖一转，“唉，咱不能不深想一层啊！”

“不碍的。”那姑娘脸对着天会意地说，“你瞧！天晴得多好，水也不再上涨啦……”

“那可说不定。”年轻媳妇仍用温和的口气开导那姑娘，“这年月，不单防备天灾，还得提防人祸。”

“人祸？”那姑娘细眉一挑，把编好的长辫子甩到脑后去。

“是哩！”年轻媳妇压低声音解释，“难道你没听说，前些天日本鬼子在芦沟桥开炮啦！还用飞机截逃兵，专往河堤上扔炸弹……”

女伴们听得说，都不约而同地探过头来，聆听着这位有见识的年轻媳妇的耐心开导。

她是村里顶有力气的壮汉方连成的妻子。娘家姓陈，今年快满三十岁了，还没有自己的名字。村里同辈人比她年少的叫她

“方嫂”，比她年长的叫她“他方婶子”；长辈人呼她“连成家的”，或指着己孩子唤她“他方嫂”、“他方婶”。刚才男人堆里那位高音大嗓盼着“天下出能人”的老人，正是她公爹方石锁。她没有参与女伴们对公爹的品评，不单是乡俗礼仪的缘故，而是因为这番话，她从公爹嘴里不知听了多少遍。每逢闹大水时，老人这么说；平素被掳半天催租逼债愁思未来光景时，老人也这么说。甚至一次他在睡梦中，还一字不差地说了这句话。当婆婆悄声学给她时，她听了，也是这么深沉、敬重地一笑：“唉！梦是心头想嘛！”她同情地忖度：多年受水灾、老财的逼迫，这是咱黑龙江穷苦人嵌入心窝的唯一希望啊！如今苦水望不到边，日本兵又来作孽，新的灾难又压过来了！

“呀！淀水又涨啦！”

突然，男人堆中，发出惊恐地叫喊。喊声未落，人们“刷”地站起来，箭飞般地扑向村台埝，一个个张大眼睛，望着急剧上涨的淀水，水上漂浮着黑呼呼的柴草和淹死的猪羊。

“娘的！”方石锁老人脸色青紫，咬着牙根叫骂，“黑心鬼子真他妈的在上游炸堤啦！”

这时刻，一个身穿短裤的赤脚汉子，从运河堤那边跑过来，边跑边喊：“方大伯，不好啦！运河槽也涨水啦！”

老人急转身，大步奔向庄东的运河堤埝。抬眼望见河对岸，不到一里远的津浦路上，一列火车，发出瘆人的吼叫，向南爬去。他清楚地看到，前边的第一节车厢窗口，飘着日本兵的膏药旗，后边的几节货车，载着坦克、大炮……

“哼！甭神气！”老人口里骂道，“往南开吧！这群活不了几天的死尸！”他瞪圆双眼，胸脯起伏，一直盯到军用列车不见踪影。

忽然，一个骑着黑驴的人，从大堤南边奔跑过来。他左手勒紧缰绳，右手挥动着一根柳条，一下紧似一下地在驴屁股上抽打。黑驴抿着双耳，四蹄登开，鼻孔里吭吭地喘着粗气，兔跃般地飞近村台。黑驴还没停稳，从驴背上骨碌下一个三十出头的黑汉子。这人中溜个儿，体肢浑壮，方脸大眼，满头乌黑、粗硬的短发，朝四下扎蓬着，颈部的紫血管绷得老高。他老远就张着嘴巴，上气不接下气地朝方石锁老人喊叫：

“爹！不好啦，快……快……”

老人扑上去，一把钳住儿子的胳膊腕子，虎着脸问：“咋？你倒是快说呀！”

儿子方连成，着急地朝南扬着另一只胳膊：“栾……栾半天的人来……来扒咱西堤！”

老人一听，浓眉猛竖，两腮颤抖：“你见啦？”

“要等俺见着就晚啦！”连成急切地说，“是否林庄宋大伯传的信，说栾半天的人马从南官道口上桥啦。”

老人松开儿子，忽地转过身，朝村台沿上挡埝的男子汉们一挥手，大喊一声：“乡友们！拚啦！”

几十名壮汉，象是听到什么命令似的，“咚”地扔下手中的抬筐、扁担，飞跑过来，尾随着老人，朝村落里的一座土房院奔去。

正在女人群中挥锨装筐的方嫂，看到这情景，心中猛地一震。她知道“穷不怕”的公爹，年轻时为啥从山东乐陵逃难到这里；更知道他老人家在穷佃户心目中的威望，只这一声呐喊，人们即刻会随他去翻江倒海。他还想起九年前，一次闹大水，栾半天就曾雇用一群打手，张牙舞爪地蹚过河来，要扒西大堤，被公爹带领乡亲，杀了回去。事隔一年，卫运河又涨水，正值旧历七月十五，栾半天假借放河灯，超度亡魂，派人偷偷潜过河对岸，企图砸堤，又被公爹和乡亲们察觉，引起一场拼杀。现刻她意识到，转眼间，又要发生一场大血战。因为昨夜她亲眼见到，几十位乡亲们，挤在她家小东屋里“聚义”。开头，人们一连声地叫骂。骂栾半天霸占着运东千顷好地，在天津投靠东洋人开办三家洋行；骂他依财仗势，年年买动官府、堤董，催逼防汛捐，加固的只是护住他家田地的运河东堤，不管运河西的穷人死活……这时有人料想：眼下运河槽里的水飞涨，日本鬼子正朝南运兵，这个老洋奴会不会象九年前那样，来扒运河西堤？公爹听罢，沉思片刻道：“嗯，狼急撵稀，狗急跳墙。黑心财主什么屎都屙，咱不能不防。”后来，她见公爹从怀里摸出一块红布。登时记起，这正是他老人家常摆弄的那块红布，上面画着他盼“能人”扒

入海口的心头想。人们伸过手去，朝布上划着什么。末了，只听公爹破着嗓子说：“反正‘不是鱼死，就是网破’！到时候，看俺这块红布行事。”今天一清早，老人见河水涨得厉害，又派丈夫连成去五里远的堤埝上巡堤放哨。眼前这势头，不正是“时候到了”吗！这逼煞穷人的年月啊……

她正激愤的思索中，只见壮汉们从土房院里又蹿出来，果然一个个兵器在手，杀气腾腾。

老人手持一把月牙大刀，刀锋磨得雪亮，刀把上系着的正是那块红布，雄赳赳，气昂昂，大步走在壮汉们的最前头；丈夫方连成，紧握着一把三股钢叉，步步尾随在父亲身后，就象卫兵护将军那样。

这临阵欲战的情势，使得方嫂哪里还有心思去抬土挡埝，她心潮翻滚，禁不住地朝女伴们一扬手：“姐妹们！婶子大娘们！咱也拚吧！”喊声未落，几十个女人举锨握杠，跟随她跑去，齐刷刷地站在壮汉们的队伍一边，愤怒地注视着河那沿南官道口。

人们枕戈待旦，等候好一时，不见来半天人马的踪影。老人指名留下几名壮汉，同他守望堤埝，规劝余下的人仍去挡护村埝。

烈日当头，谁也不知热，早该吃午饭了，谁也不觉饿。只见婆婆领着几岁的女儿小仙花，给公公、丈夫送饭来了。她把盛着糠菜饼子的饭篮，摆在公公脚下，老人瞧也不瞧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南边。

婆婆心头慌乱地说：“他爹，多少嚼几口吧，天塌地陷，也不能忘了吃饭哪！”

老人不吭声，也不看饭篮子，依旧昂着头。婆婆又看看连成，连成的脸比他爹还僵板。

小仙花瞧瞧爸爸手里的钢叉，又摸摸爷爷刀把上的红布，说：“爷爷，你们要杀仗吗？”

“不是爷爷要杀仗，是黑心财主们不让咱们活！”

天真的小孙女，终于使石锁老人动了心，开了口。

“爷爷，吃饱饱的，再杀仗，不更有劲吗？”

“乖乖！”老人甜笑一声，弯下一只胳膊，抱起了小仙花，两眼仍旧没离开埧南方向。恰好仙花手里拿着个黑饼子，她灵巧地掰下一块，送到老人嘴边：“爷爷，您吃！”

“好孩子，爷爷吃。”老人咀嚼着干粮，还是目不斜视地望着南方。

这当儿，小仙花身子一坠，溜下爷爷的前怀，又挨近爸爸身边，伸出小手，从篮里摸出个大饼子，朝方连成手里递着：“爸，这个大……”

碰巧，方嫂抬着土筐，从丈夫的斜对面走来。见这情景，胸中的热血禁不住朝上涌，绷紧的心弦几乎要炸开。她止住脚步，转头朝南狠劲地跺了一脚，心里骂道：“黑心烂肺的，你们逼吧！逼得方家大小人芽都成了钢筋铁骨，有你们好看的！”

老婆婆眼盯着丈夫、儿子吃下一个糠饼子，才挎起篮子，又到埧台边，拾起儿媳补好的筐箩，领着孙女离去。

弯弯的埧埧南边，长着下垂的绿柳，枝条安闲地飘拂着。可是，目光机警的守堤人，终于从柳丛缝隙，发现一簇隐约的人影。石锁老人炸雷般地吼声：“抄家伙！”人们拾起长矛、大刀，飞奔河堤，妇女、老人也抡锨持杠，紧步跟上。一场殊死的格斗，就在眼前。

蠕动着的人影越来越近，人们渐渐地瞧清楚了，来半天的人马并不多。一个黑色的四人抬轿子，簇拥在轿子前后的，只不过

四、五个干巴瘦猴似的烟鬼。白钱纸般的脸颊上扣着淡黄色的洋凉帽。一色黑丝绸裤褂，褂袖长的盖过五指。但可以看得清，他们手里没有短枪、大枪，更不见锨镐之类的掘堤用具。

“啥他娘的扒堤人马？”

“喔！这几头烂蒜还不够俺一锨铲哩！”

“……”

人们临阵的紧张情绪，立时松缓下来。有人满不在乎地喊道：“咱挡咱的埝，看他这股尿嘍多高？”

方嫂也想：看这架势不象来扒堤，可这老狐狸精要搞什么套套哩？她正犯思索，用黑布遮着¹⁰¹轿腿的黑色抬轿，已停在南边不远的堤顶上。

一个瘦白脸的狗腿子，弓着腰，揭开轿帘。从轿子里钻出来的，不是老洋奴彀半天，而是一个身穿咖啡色洋服的中年人。蜡黄的脸，上嘴唇留着一小片鸡屎般的日本胡。他抬起左手，探出两个手指，轻轻地夹下头上的白色凉帽，露出油光晶亮的大背头；右手从下衣袋里掏出手帕，在额头上沾了几沾，才抬眼扫向众人。

瘦白脸狗腿子，噙着黄牙“嘻嘻”两声，向众人点点头，指着穿洋服的中年人做介绍：“这是在东洋留过学的维亚少东家，现在在东省经商，今天回乡祭祖，听说乡邻们正抗水护埝，顺便来……”

没等瘦白脸说完，栾维亚朝着充满愤怒的众佃户点点头，装出笑脸说：“众位乡老，护堤可用不着刀枪啊！众位这是……”他转动着黄眼珠，叮望着石锁老人手里的月牙刀。

石锁老人挺胸跨前一步，坦直地说：“刀枪是不能挖土，可它能对付扒堤的人！”

“扒堤？”栾维亚奸笑一声，“好大的胆！我看谁敢来扒？”

“谁家田多地广谁扒！”站在老人身后的方连成，盯着栾维亚冒了一嗓子。

“笑话！”栾维亚摇着头，“真是天大的笑话。这分明是有人挑拨中伤。”他慢声细气地咬文嚼字，“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竟然有这么拙笨的谣言家？不错！我栾家在运东是有几十顷田产，全靠着众乡亲们呢！就算姓栾的再蠢，也不会‘一把火烧掉自家房’。请诸位略思略想……”他说一句，停半会儿，象是现编词儿。众佃户早已听得不耐烦了。这时，有人嚷道：“水又涨了，快挡埝！”人们纷纷离去。唯有石锁老人，立着不动，他也许要听听栾维亚的花舌子底下要流什么坏水。

栾维亚正斯斯文文哼唧着，方嫂心细眼尖，她盯着南边堤顶上停放的轿子犯疑惑：轿腿为啥用黑布严严实实地遮盖着？那几个狗腿子又为啥围着轿子不动弹？莫非是有人在轿子下面搞鬼？她提着锨，正要上前去瞧个究竟，只见一个黑狗子，贼眉鼠眼地从轿子旁跑过来，朝主人弓弓腰，一挤眼说：“少东家，水涨得厉害，万一冲毁桥……咱该走啦！”

听狗腿子这一说，栾维亚象只黄鼬似的噉溜钻进轿子。几个黑狗子立刻抬起轿，飞快地奔逃。

“瞧！这年月顶数狗命值钱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

有人望着惊慌远去的栾维亚，开心地奚落。但，方嫂并没有歇心，她越发疑惑地想：“一没有人追，二没有人喊，狗东西们为啥跑得那么快？真是来的奇，走的怪……”她歪头朝公爹一瞧，见老人两眼直瞪瞪地盯着栾维亚停轿的地方。呀！那儿有新

掘开的湿土，土边还隐隐地冒出一缕青烟。她正愣神，猛听得公爹大喊一声：“不好！”顷刻间，冒烟处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烟尘滚滚，泥土飞溅。她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，耳朵里吱吱乱响，从没有见过洋炸药破坏力的庄户人家，天机灵也没料到这一步。

硝烟未散，汹涌的河水扑过炸开的堤口，轮牛般地吼叫着，冲上庄落……

“狗日的炸堤啦！”

“孽种们休想逃命！”

当方嫂清醒过来时，早有一群壮汉，蹚过激流，拚命地朝南追去。

“乡友们！快挡口子！”公爹口里朝人们这么呼喊，自己却愤怒地挥刀冲过激流。

突然，东面河堤上响起枪声。密集的子彈，朝着追赶黑狗们的壮汉，朝着挡口子的人群，猛射过来，十多个乡亲应声倒在激流中。

“真要赶尽杀绝啊！”

仇恨的怒火，使方嫂抄起挡枪的铁锹，脚步象飞起一般，很快追上一个蹚动着的瘦黑狗。她抡圆锹头，照准那黑狗的头颅，狠劈下去。她跃身跳过黑狗的死尸，继续南追。

这时刻，他清楚的看见，已闯在最前面的公爹，象猛虎扑食似的举着大刀，嘴里喊叫着，眼看要追上轿子，迫使护轿的几个黑狗，不得不转过身，截挡老人。老人刀起刀落，一连砍翻两个黑狗。恰在这时，一颗子弹射中老人。只见他那结实的身躯，晃了几晃，盯准另一个黑狗，口里骂声“去你娘的！”扬手抛出了月牙刀。直至雪亮的刀锋落在黑狗的头上，他才倒下身去。

“爹！”方嫂哭着向老人扑去……

手持钢叉的丈夫方连成，不知是从哪儿突然蹿来。他剑眉竖直，两眼通红，浑身沾着血污。他见老人倒在血泊中，仇火在胸膛燃烧。一声不吭地赶前几步，拾起爹爹的月牙刀，转身又要朝黑色轿子扑去。

“他爹！”方嫂扑过去，一把抱住丈夫的胳膊，“不能拚啦！”

方连成挣脱着妻子的阻拦，跺着脚嘶喊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这……这是血债啊！”

“留得青山在，自有报仇人！”

.....

二

一阵枪声响过，决堤的洪涛怒吼着，淹没了老人孩子的惨叫。淀边庄落，眨眼间踪影不见了。遍体鳞伤的穷苦人的尸首，在淀里漂流……

一连好几天，方连成夫妇俩，同侥幸活下来的穷乡亲们一起，沿着淀边，痛心地翻认着漂淤在洼滩上的无名死者，找寻母亲和女儿。一个见证人流着泪劝慰他们：“莫找啦，人早没啦！唉！你娘可是个好老人哪……”

原来，栾维亚炸堤后，大水一扑上村台，老婆婆就驾起媳妇缝补好的大筐箩，奶奶孙女俩满可以渡过险关。当她在涛浪里漂流的时候，见左右有多少老人、孩子在水中挣扎、呼救，老人家哪里忍心离去。她忙将筐箩划向一棵大树旁，让孙女仙花爬上树杈，急去救人。一连把七、八个老人小孩送到树上。当她又一次回到大树旁，见仙花和另外两个得救的小女孩都不见了。她向树上的